

我从不肯带着一张纸，
总是带着一首诗。
带着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儿，
从岸上划下在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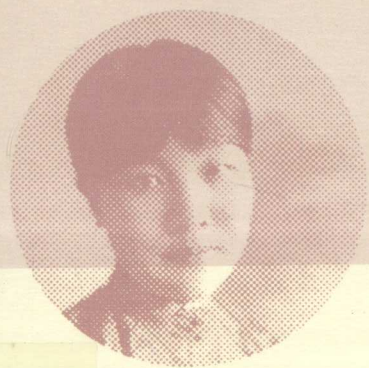
有时被风吹散到远处，
有时被海浪打湿，
沉到海底去，
那正是它最大的快乐。

冰心作品新编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新编丛书



冰心



人民文学出版社



14



中国现代
文学名著
新编丛书

冰心作品新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17.2

38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心作品新编/刘慧英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

ISBN 978-7-02-007547-8

I. 冰…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9760 号

责任编辑:徐广琴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王景林

冰心作品新编

刘慧英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547-8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冰心(1900—1999)的一生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活得最久的女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象征。

冰心的名字永远与“五四”相连,因为她成名于“五四”,她的文学写作起始于“五四”。那时她还只是个在校的学生,虽然笔触稚嫩,但所触及的问题却与“五四”那个时代息息相关。她在文学史上被视为最早以“问题小说”闻名的作家,收入在这本作品集中的早期作品反映了当时“新青年”所关注的各种社会问题:婚姻家庭、父子冲突、妇女地位、对底层的关注等等,都具有“五四”的背景和立场。年轻的冰心曾大力宣扬“爱的哲学”,尤其是母爱,她的小说《超人》、诗歌《繁星》、《春水》等等名篇名句已成为一代经典。这一文学作为其实与冰心的童年经验密切相关,不少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认为,冰心的童年以及那将她哺育成人的家庭可谓是“得天独厚”。冰心的童年乃至青年时代来自父母的多是呵护和关爱,而几乎没有遭遇过“五四”时代其他女性作家因为自身的性别原因而受到的压制和干涉。冰心的童年是纯净的、透明的、温馨的……总之是美好的和向上的,正如她自己在四十年代就说过的:“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

生命,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她又说:童年“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的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这段话对于冰心本人而言是再贴切不过了——得天独厚的童年生活影响着冰心的一生,尤其是奠定了她长达一生的世界观。这最直接地体现在她早期作品中,在《两个家庭》、《别后》等作品中她一再强调家庭生活和谐美满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两个家庭》中的亚茜和《别后》里的宜姑都是营造这种幸福家庭的成功者——她们具备了现代女性的知识文化素养,又不失传统女性的温柔娴淑,冰心对她们推崇备至。可以说,这种世界观是冰心“爱的哲学”的一部分,亚茜、宜姑这样的女性是冰心心目中理想的母亲形象。这样一种世界观一直到冰心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在她写的《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一文中她认为巴金最可佩处之一便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这被冰心视为建立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的前提。

幸福的童年并没有让冰心养成一种超然于世的优越感,而是使她将更多的同情怜悯给予了那些弱小者和苦难者。以往的研究者一般将《分》看作是冰心的一种“转变”,其实在她的早期作品中就充满了对底层人民的关爱,本书中选取的《最后的安息》,描写了童养媳的苦难,而《三儿》则讲述了军阀铁蹄下贫民的弱小无助。

193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又一个历史坐标,对冰心而言也是如此。抗战的第二年她离开北平与全家来到大西南,战争的颠簸和大后方的艰苦历练了冰心,她的写作也更加成熟和深沉,行文也更趋简约。本书编者选择了冰心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关于女人》中的一部分篇幅,就此展现在艰难的战争氛围中女性(包括冰心)作为民族的栋梁是如何撑起家庭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的,作为作家的冰心又是如何倾诉和描绘

战争中女性的声音及生命轨迹的。

1946—1950 年的四、五年间,对冰心来说是个相当特殊的时期,她因丈夫吴文藻的关系旅居日本。这时的冰心已是一个著述丰厚、名成功就的作家,因此约稿、邀请讲演和座谈也就接踵而至。冰心不通日语,她的写作、演讲和谈话都使用中文,而发表时均被译成日文,收在本书中的《请客》、《从歌乐山到箱根》、《我所见到的蒋夫人》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它们或者曾以中文发表在中文刊物上,但后来多在日文报刊上被发现,近年来有的又在中文刊物上找到“底稿”。

晚年冰心虽然未能再现她年轻时代的辉煌,但却始终是一名与民族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选入在本书中的晚年作品几乎都写于她八十高龄之后,这些散文虽然简短,但却浸透了她几十年的人生沧桑和甘苦,如果说冰心早年的作品“冰莹剔透”,而晚年的散文则更醇香。

我要特别感谢王培元先生,在我养病期间热情邀约我选编这本书,使我在阅读冰心中逐渐告别疾病踏上康复之路;感谢解志熙先生热情向我推荐他辛辛苦苦在故纸堆里发现的冰心佚文《请客》和《从歌乐山到箱根》;感谢北京语言大学的李玲教授热情为我提供冰心研究的资料和线索;感谢冰心的家属陈恕先生和吴青女士为我提供了冰心的相片。

刘 慧 英

2009 年 3 月

目 录

前言	刘慧英	001
----------	-----	-----

小 说

两个家庭	001
斯人独憔悴	011
去国	019
庄鸿的姊姊	031
最后的安息	037
三儿	047
超人	049
寂寞	056
六一姊	068
别后	075
分	089
冬儿姑娘	099

诗 歌

繁星(节选)	104
春水(节选)	111
致词	116
纸船	
——寄母亲	118
乡愁	
——示 HH 女士	119
一句话	121

散 文

山中杂记	
——遥寄小朋友	123
寄小读者(节选)	138
二老财	164
记萨镇冰先生	169
一日的春光	175
从昆明到重庆	178
我的母亲	181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	186
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	191
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	194
我的奶娘	199

我的同班·····	204
我的朋友的太太·····	209
我的学生·····	214
张嫂·····	225
我的朋友的母亲·····	230
请客·····	239
从歌乐山到箱根·····	242
我的良友	
——悼王世瑛女士·····	245
丢不掉的珍宝·····	255
小桔灯·····	260
我的故乡·····	263
我的童年·····	271
童年杂忆·····	282
我到了北京·····	291
我和玫瑰花·····	297
我的第一篇文章·····	299
祖父和灯火管制·····	301
悼念林巧稚大夫·····	303
我家的对联·····	307
我入了贝满中斋·····	310
童年的春节·····	318
我的大学生涯·····	321

漫谈过年·····	330
悼丁玲·····	333
我的老伴——吴文藻·····	335
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	356
记富奶奶	
——一个高尚的人·····	358
在美留学的三年·····	363
我回国后的头三年·····	369
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	374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376

附录

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379
---------------	-----

小说

两个家庭

前两个多月，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关系”。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说得痛快淋漓。当下我一面听，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车上，我还是看那本笔记。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姐姐！来我们家里坐坐。”抬头一看，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所以今天她看见我，一定要拉我进去。我想明天是星期日，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就下了车，同她进去。

舅母在屋里做活，看见我进来，就放下针线，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说：“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来，家里的人都好么？功课忙不忙？”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还没有等到说完，就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要我说故事。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就笑说：“古典都说完了。只有今典你听不听？”她正要回答，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我要乱她的注意，就问说：“妹妹！你听

谁哭呢？”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是陈家的大宝哭呢，我们看一看去。”就拉我走到竹篱旁边，又指给我看说：“这一个院子就是陈家，那个哭的孩子，就是大宝。”

舅母家和陈家的后院，只隔一个竹篱，本来篱笆上面攀缘着许多扁豆叶子，现在都枯落下来；表妹说是陈家的几个小孩子，把豆根拔去，因此只有几片的黄叶子挂在上面，看过去是清清楚楚的。

陈家的后院，对着篱笆，是一所厨房，里面看不清楚，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门口，堆着许多什物，如破瓷盆之类。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廊子上有三个老妈子，廊子底下有三个小男孩。不知道他们弟兄为什么打吵，那个大宝哭的很厉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那几个老妈子也咕咕啾啾的不知说些什么。表妹悄悄地对我说：“他们老妈子真可笑，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因此也常常打吵。”

这时候陈太太从屋里出来，挽着一把头发，拖着鞋子，睡眼惺忪，容貌倒还美丽，只是带着十分娇惰的神气。一出来就问大宝说：“你哭什么？”同时那两个老妈子把那两个小男孩抱走，大宝一面指着他们说：“他们欺负我，不许我玩！”陈太太啐了一声：“这一点事也值得这样哭，李妈也不劝一劝！”李妈低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陈太太一面坐下，一面摆手说：“不用说了，横竖你们都是不管事的，我花钱雇你们来作什么，难道是叫你们帮着他们打架么？”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罢，哭的我心里不耐烦，不许哭了！”大宝接了铜子，擦了眼泪，就跟李妈出去了。

陈太太回头叫王妈，就又有一个老妈子，拿着梳头匣子，从屋里出来，替她梳头。当我注意陈太太的时候，表妹忽然笑了，拉我的衣服，小

声说：“姐姐！看大宝一手的泥，都抹到脸上去了！”

过一会儿，陈太太梳完了头。正在洗脸的时候，听见前面屋里电话的铃响。王妈去接了，出来说：“太太，高家来催了，打牌的客都来齐了。”陈太太一面擦粉，一面说：“你说我就来。”随后也就进去。

我看得忘了神，还只管站着，表妹说：“他们都走了，我们走罢。”我摇手说：“再等一会儿，你不要忙！”

十分钟以后。陈太太打扮得珠围翠绕的出来，走到厨房门口，右手扶在门框上，对厨房里的老妈说：“高家催得紧，我不吃晚饭了，他们都不在家，老爷回来，你告诉一声儿。”说完了就转过前面去。

我正要转身，舅母从前面来了，拿着一把扇子，笑着说：“你们原来在这里，树荫底下比前院凉快。”我答应着，一面一同坐下说些闲话。

忽然听有皮鞋的声音，穿过陈太太屋里，来到后面廊子上。表妹悄声对我说：“这就是陈先生。”只听见陈先生问道：“刘妈，太太呢？”刘妈从厨房里出来说：“太太刚到高家去了。”陈先生半天不言语。过一会儿又问道：“少爷们呢？”刘妈说：“上街玩去了。”陈先生急了，说：“快去叫他们回来。天都黑了还不回家。而且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处。”

刘妈去了半天，不见回来。陈先生在廊子上踱来踱去，微微的叹气，一会儿又坐下。点上雪茄，手里拿着报纸，却抬头望天凝神深思。

又过了一会儿，仍不见他们回来，陈先生猛然站起来，扔了雪茄，戴上帽子，拿着手杖径自走了。

表妹笑说：“陈先生又生气走了。昨天陈先生和陈太太拌嘴，说陈太太不像一个当家人，成天里不在家，他们争辩以后，各自走了。他们

的李妈说,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

舅母说:“人家的事情,你管他作什么,小孩子家,不许说人!”表妹笑着说:“谁管他们的事,不过学舌给表姊听听。”舅母说:“陈先生真也特别,陈太太并没有什么大不好的地方,待人很和气,不过年轻贪玩,家政自然就散漫一点,这也是小事,何必常常动气!”

谈了一会儿,我一看表,已经七点半,车还在外面等着,就辞了舅母,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起,梳洗完了,母亲对我说:“自从三哥来到北京,你还没有去看看,昨天上午亚茜来了,请你今天去呢。”——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亚茜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三嫂。我在中学的时候,她就在大学第四年级,虽只同学一年,感情很厚,所以叫惯了名字,便不改口。我很愿意去看看他们,午饭以后就坐车去了。

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很是清静,都是书店和学堂。到了门口,我按了铃,一个老妈出来,很干净伶俐的样子,含笑的问我:“姓什么?找谁?”我还没有答应,亚茜已经从里面出来,我们见面,喜欢的了不得,拉着手一同进去。六年不见,亚茜更显得和蔼静穆了,但是那活泼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院子里栽了好些花,很长的一条小径,从青草地上穿到台阶底下。上了廊子,就看见苇帘的后面藤椅上,一个小男孩在那里摆积木玩。漆黑的眼睛,绯红的腮颊,不问而知是闻名未曾见面的侄儿小峻了。

亚茜笑说:“小峻,这位是姑姑。”他笑着鞠了一躬,自己觉得很不自在,便回过头去,仍玩他的积木,口中微微的唱歌。进到中间的屋子,窗外绿荫遮满,几张洋式的椅桌,一座钢琴,几件古玩,几盆花草,几张图画和照片,错错落落的点缀得非常静雅。右边一个门开着,里面几张书

橱，垒着满满的中西书籍。三哥坐在书桌旁边正写着字，对面的一张椅子，似乎是亚茜坐的。我走了进去，三哥站起来，笑着说：“今天礼拜！”我道：“是的，三哥为何这样忙？”三哥说：“何尝不是忙，不过我同亚茜翻译了一本书，已经快完了，今天闲着，又拿出来消遣。”我低头一看，桌上对面有两本书，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茜笔记的，字迹很草率，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在桌子的那一边，还垒着几本，也都是亚茜的字迹，是已经翻译完了的。

亚茜微微笑说：“我那里配翻译书，不过借此多学一点英文就是了。”我说：“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诗‘红袖添香对译书’了。”大家一笑。

三哥又唤小峻进来。我拉着他的手，和他说话，觉得他应对很聪明，又知道他是幼稚生，便请他唱歌。他只笑着看着亚茜。亚茜说：“你唱罢，姑姑爱听的。”他便唱了一节，声音很响亮，字句也很清楚，他唱完了，我们一齐拍手。

随后，我又同亚茜去参观他们的家庭，觉得处处都很洁净规则，在我目中，可以算是第一了。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三哥出门去访朋友，小峻也自去睡午觉。我们便出来，坐在廊子上，微微的风，送着一阵一阵的花香。亚茜一面织着小峻的袜子，一面和我谈话。一会儿三哥回来了，小峻也醒了，我们又在一处游玩。夕阳西下，一抹晚霞，映着那灿烂的花，青绿的草，这院子里，好像一个小乐园。

晚餐的菜肴，是亚茜整治的，很是可口。我们一面用饭，一面望着窗外，小峻已经先吃过了，正在廊下捧着沙土，堆起几座小塔。

门铃响了几声，老妈子进来说：“陈先生来见。”三哥看了名片，便对

亚茜说：“我还没有吃完饭，请我们的小招待员去领他进来罢。”亚茜站起来唤道：“小招待员，有客来了！”小峻抬起头来说：“妈妈，我不去，我正盖塔呢！”亚茜笑着说：“这样，我们往后就不请你当招待员了。”小峻立刻站起来说：“我去，我去。”一面抖去手上的尘土，一面跑了出去。

陈先生和小峻连说带笑的一同进入客室，——原来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陈先生——这时三哥出去了，小峻便进来。天色渐渐的黑暗，亚茜捻亮了电灯，对我说：“请你替我说几段故事给小峻听。我要去算账了。”说完了便出去。

我说着“三只熊”的故事，小峻听得很高兴，同时我觉得他有点倦意，一看手表，已经八点了。我说：“小峻，睡觉去罢。”他揉一揉眼睛，站了起来，我拉着他的手，一同进入卧室。

他的卧房实在有趣，一色的小床小家具，小玻璃柜子里排着各种的玩具，墙上挂着各种的图画，和他自己所画的剪的花鸟人物。

他换了睡衣，上了小床，便说：“姑姑，出去罢，明天见。”我说：“你要灯不要？”他摇一摇头，我把灯捻下去，自己就出来了。

亚茜独坐在台阶上，看见我出来，笑着点一点头。我说：“小峻真是胆子大，一个人在屋里也不害怕，而且也不怕黑。”亚茜笑说：“我从来不说那些神怪悲惨的故事，去刺激他的娇嫩的脑筋。就是天黑，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自然不懂得什么叫做害怕了。”

我也坐下，看着对面客室里的灯光很亮，谈话的声音很高。这时亚茜又被老妈子叫去了，我不知不觉的就注意到他们的谈话上面去。

只听得三哥说：“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觉得你很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人，为何现在有了这好闲纵酒的习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是什么，你难道都忘了么？”陈先生的声音很低说：“这个时势，不游玩，

不拚酒,还要做什么,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三哥叹了一口气说:“这话自是有理,这个时势,就有满腔的热血,也没处去洒,实在使人灰心。但是大英雄,当以赤手挽时势,不可为时势所挽。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坏了,将来就有用武之地,也不能做个大英雄,岂不是自暴自弃?”

这时陈先生似乎是站起来,高大的影子,不住的在窗前摇漾,过了一会说:“也难怪你说这样的话,因为你有快乐,就有希望。不像我没有快乐,所以就觉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这时陈先生的声音里,满含愤激悲惨。

三哥说:“这又奇怪了,我们一同毕业,一同留学,一同回国。要论职位,你还比我高些,薪俸也比我多些,至于素志不偿,是彼此一样的,为何我就有快乐,你就没有快乐呢?”陈先生就问道:“你的家庭什么样子?我的家庭什么样子?”三哥便不言语。陈先生冷笑说:“大概你也明白……我回国以前的目的和希望,都受了大打击,已经灰了一半的心,并且在公事房终日闲坐,已经十分不耐烦。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见那凌乱无章的家政,儿啼女哭的声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内人是个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我屡次的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放任’种种误会的话。我也曾决意不去难为她,只自己独力的整理改良。无奈我连米盐的价钱都不知道,并且也不能终日坐在家里,只得听其自然。因此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困难,儿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纵,更逼得我不得出去了!既出去了,又不得不寻那剧场酒馆热闹喧嚣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来冲散心中的烦恼。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不知不觉的就成了习惯。每回到酒馆的灯灭了,剧场的人散了;更深夜静,踽踽归来的时候,何尝不觉得这些事